

71 開封事變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集第五戰區軍政會議，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都到了。韓復榘不去，從巨野給在曹縣的何思源打電話，委託他代表自己去徐州開會。李見韓未到，大不悅。會後，李對何說：「委員長就要到開封，你快回去，務要叫韓復榘去見委員長。」因為此時他已「心知這一會議係專為懲治韓復榘而召集的」。（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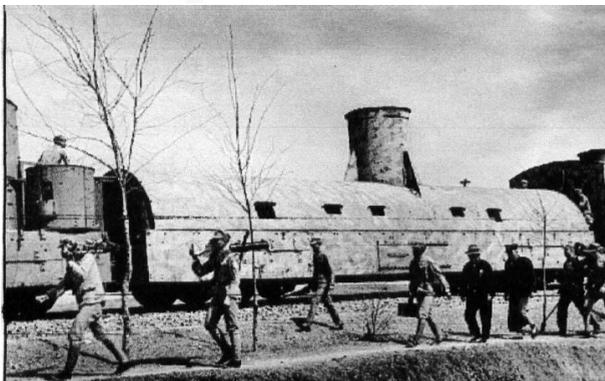
一月八日，正在歸德編練第三路軍汽車兵團的劉熙眾在火車站會見老朋友、川軍代表、鄧錫侯的顧問趙岳松。趙是從徐州赴漢口，路過歸德的。劉後來撰文回憶他與趙在月臺上的一番對話：「他（趙）說：『你們韓主席與李司令長官鬧翻了，你知道嗎？』我（劉）說：『不知道，

（註一）《李宗仁回憶錄（下）》，第七百一十三頁。

怎麼回事？」他說：「詳細情況我也不十分清楚，只聽說你們主席有幾個電報對李長官毫不客氣。李惱火了，將韓違抗命令、不聽指揮的情形告到委員長那裡。聽說蔣要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解決著這個問題。最好請你們主席好好準備準備，來打這場官司。」我問韓打的什麼電報。趙說：「我只聽到大家傳說，他這些電報在措辭上、語氣上都欠斟酌。李長官認為他目無長官，若不予以懲辦，今後將無法指揮作戰。你回去查查這些來往的電報就知道了。」（註一）

九日晨，劉熙眾前往巨野，將趙岳松一番話轉告韓復榘。韓聽後，沉吟片刻，命人去參謀處將最近與李來往的電報取來。劉翻閱一遍，果然有些詞句很生硬，但這些詞句都是韓在來電上信手批註的，而參謀處卻將這些話原封不動，當作正式電文發了出去，事先也沒請韓過目。韓自知欠妥，但倔強的性格，又使他不肯認錯，只淡淡地說：「趙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謝謝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劉竭力勸韓，請他派人去徐州，當面向李解釋一下，以緩和一下關係。韓沉思了一會兒，說：「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釋解釋吧。」

（註二） 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六十八頁。



韓復榘赴開封所乘之鐵甲車。

(註三)

劉熙眾走後，蔣介石親自打電話給韓復榘，說：「我決定召集集團團長以上軍官在開封開個會，請向方兄帶同孫軍長等務必到開封見面。」^(註四)韓不假思索就答應了。第三路軍「八大處」的處長們都堅決勸韓不要去開會，主張派代表參加，但韓意已決，勸阻無效。

下午，劉熙眾趕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發的專列上接見了他。劉說：「韓主席叫我來問候長官，並報告一下部隊的情況，請示將來的作法。還聽說長官很生他的氣，也叫我陳述一下實際情況。」李嘴裡「唔、唔」地哼著，臉上的表情很難看，等劉說完了，才問了聲：「你們打算怎麼辦呢？」劉說：「還是聽長官的命令。前次命第三路軍撤往沂蒙山區，韓主席以在沂蒙山區未做一點準備，臨時變更計畫。在敵人追蹤下，目前雖不能去，將來準備一下，還是可以去的，即便不能全去，也可以去一部分。」李聽了未做任何表示。劉接著又說：「聽說有兩個電報，使長官很生氣。韓主席這個人，長官還不瞭解，他做事一向馬馬虎虎，事情一忙，許多事都交給下邊辦，發電報連看也不看。前天我們檢查了那些電報，都是參謀處代發的，真是太不成話。韓主席正在追究這一責任，準備對承辦人給予應得的處分。當然，像這樣重要的電報，隨隨便便交給下邊處理，他本人也難辭其咎，韓主席說過幾天一定來面謁長官，負荊請罪，請長官教訓。」李聽

(註三) 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六十八頁。

(註四) 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三頁。

話時，面色嚴肅，時而冷笑，一反平時一團和氣的態度。最後，李說：「我現在去開封，盼望熙眾兄常來談談，以後見面再談吧。」（註五）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裡說：「韓氏本人果然也疑慮叢生，特派專人來徐州長官部請示，問他應否親自出席這一軍事會議。我告訴他的使者說：『應該去。』韓乃如命前往。」（註六）李所謂「專人」當是指劉熙眾，但劉徐州之行的使命與李所說的「請示」完全是兩碼事。當時，韓復榘與李宗仁的關係已緊張到要「打官司」的地步，難道前者還指望後者能為自己指一條生路？韓去不去開封，問誰也不會問他。李設計這一情節，實屬虛榮心使然。

劉熙眾與李宗仁交談半小時，李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諒解的話，劉感到他的談話沒起什麼作用，心情很沉重。當日晚，劉返回巨野向韓如實報告李宗仁的表現。韓表示不在乎李宗仁。劉憂心忡忡，找秘書長張紹堂商量。張說，開封會議的通知已到，韓已決定前往出席。劉又去見韓，勸說：「據我見李長官的神情，開封會議恐對我們不利，主席還是不去的好，派個代表去，也有緩衝的餘地。」韓說：「我已覆電說到時出席，怎麼能不去呢！」劉說：「可以來個臨時病假。」韓笑著說：「你不要神經過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懷疑。我又沒有投降日本，怕什麼？」劉認為韓不聽他的勸告，是受了蔣伯誠的騙，總以為沒有投靠日本，又有蔣伯誠作證，何懼之有？當時蔣

（註五） 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六十九頁。

（註六） 《李宗仁回憶錄（下）》，第七百一十三頁。

伯誠正在開封，他通過第三路軍駐開封代表靳文溪電話告韓，到開封與委員長見面後，一切問題都可解決。其實，韓堅持要去開封並非要與李宗任打什麼官司，而是希望部隊西撤計畫得到蔣介石的首肯。殊不知，蔣設鴻門宴，醉翁之意不在酒，韓忘了「雙十二」，蔣未必也那麼健忘。劉愈想愈擔心，堅持勸韓不要去開封。韓仍笑道：「在此抗戰期間，委員長召集軍事會議，哪有不

去之理，你的顧慮太多了。」劉說：「我總認為慎重點好。」韓有些不耐煩了，連說：「好，好，好！」接著把話岔開，問起汽車兵團的事。劉無奈只得返回歸德，臨行前還敦請李樹春、張紹堂、王向榮再設法勸阻。(註七)

十日，韓復榘偕參謀長劉書香、參謀處長張國選、交際處長曹青山等乘汽車，從巨野到達曹縣，在第十二軍軍長孫桐萱的軍部休息片刻。午飯後，孫桐萱、省府委員張鉞及部分旅、團長隨韓一行同赴柳河車站，在四十餘名手槍隊及一個衛隊營護送下，換乘一列鋼甲車開往開封。

傍晚，韓復榘一行到達開封，河南綏靖區主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及蔣伯誠到站迎接。孫桐萱及部分旅、團長住在省府東邊路南指定的旅館；韓偕張鉞、劉書香、張國選、曹青山等住鹽商牛敬廷宅內。次日，韓、張、劉、張、曹等遷至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孔祥榕（一八九〇—一九四一，字仰恭，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孫，著名水利工程專家。一九二五年，在北京任永定河河務局局長，是時韓復榘在北京任國民軍旅長，曾帶領官兵疏浚永

(註七) 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頁。

定河，二人在治河工作中成為朋友）私邸，為辦公方便，孫也搬來同住，各旅、團長與手槍隊分住牛、孔兩宅。劉峙以開封城內部隊過多為由，安排韓的衛隊營留在鋼甲車上，駛離市區。

同日，蔣介石偕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自南京飛抵開封。

軍統局第二處處長戴笠偕軍統局特務總隊總隊長王兆槐，帶領十二名特務亦先期到達開封。戴指定王具體負責綁架行動。

十一日上午，韓復榘偕孫桐萱、張鉞等去開封圖書館，拜會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團軍宋哲元、秦德純、過之翰等前西北軍袍澤。交談中，說起最高軍事當局借刀殺人，排除異己，韓復榘不禁義憤填膺，滔滔不絕。宋見韓還是當年直來直去，口無遮攔的習慣，很替他擔心，於是勸道：「向方老弟，按說我是不贊成你來開封的。到了這裡，我們已然是籠中鳥，還是少說為佳。」

下午一點半，軍事會議在開封南關袁家花園（今開封四中）舉行，韓復榘偕孫桐萱等乘車前往出席會議。

袁家花園位於開封南關。出古城南大門，向東折入東拐街，在街東頭、護城河南岸便是袁家花園。袁毓英（人稱「袁四少」）是袁家花園第一位主人，河南南陽人，其父袁乃寬長期追隨袁世凱，曾任袁拱衛軍軍需長，與袁認了同宗，同袁世凱之子以兄弟相稱。袁世凱逝後，袁乃寬一度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袁家花園占地很大，一九一二年，袁毓英在此建起一座義大利風格的三層樓，人稱「袁家樓」。一九三〇年，袁離汴，「袁家樓」賣給秦寶珩。秦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

在袁家花園創建私立開封「中國中學」，原中國大學校長、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為該校第一任校董事長，該校畢業生可直接進入北京中國大學。「中國中學」是現開封四中之前身。一九七〇年代，袁家花園之舊建築全部拆除。

十年前，即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蔣介石親赴開封，就在袁家花園與馮玉祥及閻錫山的代表會晤，制定北伐計畫，發表「花園通電」。

開封軍事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有關这方面的文章，連篇累牘，人言言殊，其中不乏文藝小說、傳奇故事。筆者在撰寫開封軍事會議時，為盡可能接近史實，主要參考四篇當年與會將領撰寫的回憶文獻，文獻作者都是身臨其境的目擊者。四篇文獻及其作者分別是：（一）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二）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三）吳錫祺：《韓復榘被扣目擊記》，《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四）張宣武：《開封會議見聞》，《一代梟雄韓復榘》。

我們注意到，即使是四篇親歷親見的第一手資料，彼此也有相當出入，顯然與各位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身分地位、派系情結、價值觀念、切身利益、個人恩怨、品行修養有關。

袁家花園的大門朝南，左邊掛著一塊木門牌，上書「中國中學」，院內有一個很大院落和一座大禮堂，可容納數百人，會場就設在禮堂內。與會人員一律在大門外下車，按集團軍整隊進入，集團軍總司令在前面帶隊。所有武裝或非武裝隨從人員一律不准入內，分別被安置在附近招待所

內。院內憲兵林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與會人員不得攜帶武器進入會場，槍械交副官處統一保管。

參加會議的是第一、五戰區所轄各戰列部隊團長以上各級指揮官及幕僚長，到會約四百人左右。坐在第一排的皆為高級將領，從左至右為：蔣作賓、蔣伯誠、俞飛鵬、劉峙、鹿鍾麟、程潛、李宗仁、韓復榘、宋哲元、鄧錫侯、孫震、于學忠、萬福麟等。在高級將領中，除韓復榘、宋哲元、鄧錫侯、孫震四人身著灰布棉軍服外，其餘將領皆著黃呢軍裝。韓復榘是高級將領中最後步入會場的。他戴一副茶色墨鏡，身著灰色斜紋布棉軍服，頭戴灰布棉軍帽，下邊打布綁腿，腰紮武裝帶。韓表現得很活躍，與坐在第一排的高級將領一一握手，親熱問候，然後坐在指定的李宗仁與宋哲元之間的空位上。

下午一點半左右，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出現在講臺上，首先與在前排就座的高級將領們打個招呼，然後宣布會議開始。蔣介石從講臺右側角門走出來，身著黃呢子軍常服，戴白手套。錢高喊一聲「起立」，全體與會將領立正。錢向蔣報告到會人數。蔣向與會將領脫帽鞠躬；眾將領坐下。蔣摘掉手套，拿起花名冊，拈起一支紅藍鉛筆，開按戰區、集團軍番號順序一一點名。半個多小時後點名結束，蔣從上衣左邊口袋裡掏出一個藍色封面小本子，舉起來說：「你們有誰帶來這本《黨員手冊》？帶著的請站起來，把本子舉起來讓我看看！」全場站起八人。蔣命侍從人員將八人名字記下來。接著，蔣又從上衣右邊口袋裡掏出一個紅色封面小本子，舉起來說：「帶著《步

兵操典》的請站起來！」結果，全場只站起一人。蔣又命侍從人員將那人名字記下來。蔣面露愠色，隨即開始訓話，先是反覆強調《黨員手冊》與《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必須隨身攜帶，認真學習，批評眾將不重視戰時教育訓練，不學無術，長此以往，非亡國滅種不可！……講到此處，「蔣很憤慨，很暴躁。一面講著，一面頻頻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擊打得『砰砰』響。」（張宣武語）接著，蔣又「鼓勵大家奮勇作戰」（李宗仁語），他說：「國際形勢很好，抗戰是有把握的，但是我們要頂得住，大家一定要服從中央和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沒有命令，絕對不准擅自後退！要不怕犧牲，如有損失，我一定負責代為補充。」

會議中間休息半小時。據吳錫祺回憶：「中間休息的時候，蔣派人請韓復榘到講臺後邊的休息室談話，劉峙也陪著去了，去後即未再回到會場。」據張宣武回憶，會間休息時，蔣派人傳喚孫桐萱和川軍師長王銘章到講臺後邊的休息室談話，但未提韓復榘，說韓是散會時被扣的；而在孫桐萱的回憶中，根本未說有人在會間休息時間被蔣傳喚；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未說有人在會間休息時間被蔣傳喚，只說韓是在散會時被蔣傳去談話。如此看來，韓應該不是在會議中間休息時間被扣的，可能是吳錫祺把時間記錯了。

休息過後，天已近黃昏，蔣介石又來到會場接著講下去。他批評說：「我們有些高級將領把國家的軍隊視作個人的私有財產，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一味保存實力，不肯抗擊敵人，只顧擁兵自衛，不管國家存亡，不聽命令，自由行動，哪裡安全就往哪裡撤退……」張宣武說：「蔣在

後半段講話時，顯出一種精神失常，心緒紛亂，神情恍惚的樣子。講起話來，上句不接下句，講畢上句，久久想不起下句來。」「他有一個毛病，就是常常用『這個是』來作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間的連接詞，一連使用三四個『這個是』是平常的事。可是在這天後半段講話中，一連使用三、四個『這個是』要算是最少的了。有一次我好奇地在筆記本上記著數，看看他究竟一次能說多少『這個是』，竟然達到二十四個！」

蔣介石訓話結束後，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分別報告戰況。晚六時多，程、李報告畢，天已黑透，錢大鈞宣布散會，並通知，晚七時蔣委員長請全體將領吃飯。

當與會人紛紛離去時，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按李宗仁的說法是：「劉峙忽然起立大喊道：『韓總司令請慢慢走，委員長有話要同你講！』韓復榘聞言留下。離會眾人議論紛紛，齊說『韓復榘糟了，韓復榘糟了！』當散會時，我走在最後，只見會場內留有委員長的便衣衛士四、五人。劉峙便指著衛士對韓復榘說：『韓總司令，你可以跟他們去。』」按張宣武的說法是：「那位中將侍從官步下講壇，走到韓復榘面前，笑著對韓說：『請你稍等一會再走，委員長約你說幾句話。』」兩種說法大體相近，無非是會散了，別人走了，韓被「留」下來了。

在孫桐萱的回憶中，散會後，他並不知道韓被蔣「留」下，而且他也沒參加宴會。他只說：「散會後，我與劉書香、張國選及旅、團長十餘人，同去飯館吃飯，飯後各回住所休息。」

韓復榘從進入休息室，直至被綁架到漢口，其間都發生些什麼事，由於沒有目擊者的第一手

資料，因此都只是傳聞，但有關蔣介石與韓復榘之間一段精彩對話卻廣為流傳，其中以王一民的說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東省政府參議、汽車路局局長，他寫過一篇〈關於韓復榘統治山東和被捕的見聞〉的回憶文章，^(註八)文中說，蔣質問韓：「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黃河北岸，一再向後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後方動搖，這個責任，應當是你負擔！」韓復榘是有膽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資格。他聽了蔣介石的話，毫不客氣地頂上去說；「山東丟失是我應負的責任，南京丟失是誰負的責任呢？」韓的話還未說完，蔣正顏厲色地截住韓的話，說道：「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的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韓正想開口反駁，可是劉峙就拉著韓的手，說：「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時候，你先到我辦公室裡休息一下吧。」於是他拉著韓從會議廳邊門（王說這一幕發生在大會議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確有此事，也應發生在休息室）走了出來。劉峙裝著很親熱的樣子，握著韓的手走院內，早有準備好的一輛小汽車。劉峙手指著說：「坐上吧，這是我的車子。」……韓先上了車。劉峙說：「我還要參加會議去。」說時就把車門關上了。在這個時候，汽車前座上有兩個人爬到後車廂裡來，分左右坐在韓的兩旁，出示預先準備好的逮捕令給韓看，並對韓說：「你已經被逮捕了！」韓起初還以為前座上兩個人是劉峙的隨從副官，看見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兩人是軍統特務。」

汽車開出袁家花園，迅速馳往火車站。車站內有一連湯恩伯的士兵荷槍實彈，擔任警戒，站

(註八) 《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第七十五頁。

內一列準備好的專車已升火待發。韓在眾特務、軍警的簇擁下剛被押上車，火車便轟然開動。一時間，隴海線及平漢線上所有火車一律停駛，讓開線路。搭載著韓的火車先沿隴海線向西疾駛，到鄭州再轉平漢線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達漢口。在火車車廂裡，王兆槐一直陪坐在韓復榘身邊。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同日（十二日）下午（散會後），委員長在其歸德（應是開封）行轅召集一小規模的談話會。出席者僅委員長、程潛、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蔣先生便聲色俱厲地說：『韓復榘這次不聽命令，擅自行動，我要嚴辦他！』程潛應聲說：『韓復榘應該嚴辦！這種將領不辦，我們的仗還能打下去嗎？』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發一言。」

孫桐萱回憶散會後情形：「當天（十一日）夜間兩三點鐘，蔣伯誠忽然進來對我們說：『向方被扣了！』我們三人均大吃一驚。蔣對我說：『你走吧，蔣先生叫你去。』我同蔣伯誠走到門外，始知軍警已將我們住所包圍，氣勢洶洶地將我們攔住，不許出門。經蔣伯誠給侍從室錢大均打電話聯繫之後，始得出門。我到袁家花園見了蔣介石，蔣說：『韓復榘不聽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揮隊伍。』我對蔣說：『他在北伐時期作戰有功，給國家出了很大的力。不過他個性太強，有不周到的地方，請委員長原諒他，無論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揮部隊，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鈞座身邊，教他力改前非，以觀後效，或叫他出國。』蔣介石說：『好，好。考慮考慮，考慮考慮。』接著，他將幾個手條拿出來叫給我，說：『你當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曹福林當前

敵總指揮，于學忠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你聽于學忠指揮。你馬上回曹縣，整頓隊伍繼續抗戰。」蔣同時也召見了于學忠。我退出後，蔣伯誠、何競武（隴海鐵路局局長）同我乘汽車有去見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閒談，我請求他們在蔣介石面前為韓說情。李、白都很生氣，說韓不服從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們念韓北伐有功，對韓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詞地勉強答應了。這時有個傳令兵告我說，鹿鍾麟幾次來電話找我，要我無論如何務必到他那裡見面。我由李、白處辭出後，對蔣伯誠、何競武說：『鹿鍾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蔣、何竭力阻攔，並說：『你千萬別去，如果你去，於你不利。』當時火車已準備好，蔣伯誠拉我到車站，同上火車，當夜返回曹縣。」

張宣武回憶散會後情形：「晚八時左右，我從宴會廳回到旅社住處。同來住的人差不多都沒有在家，於是我也到一家電影院裡去看電影。晚九時左右，忽然停電了，據說全城的電燈都滅了，同時聽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來逐漸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槍聲。街上禁止通行。我在電影院裡待了約半小時，等到槍聲停止了，電燈復明了，就急忙回到住處，打聽剛才街上發生的事情。據目擊者說，約有四五十個帶手槍，背大刀的人（韓復榘的手槍隊），順著南門大街由北向南，且戰且走地向南關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兩側的崗哨開槍截擊，但都不敢僥倖，後邊還有約一營人的兵力跑步追趕。究竟是怎麼回事，當夜無人摸清底細。十二日一早，人們互相奔相走告，紛紛傳說韓復榘於昨晚被捕並已押赴武漢云云。」

韓復榘的手槍隊因拚死抵抗被劉峙部隊消滅；韓的衛隊營被劉部包圍繳械。

十二日下午，蔣介石再次召集軍事會議。吳錫祺回憶當時情形說：「蔣又出來講話，隨即宣布：『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違抗命令，擅自撤退，現在已經把他扣交軍事法庭訊辦。』當時到會的人，均為之愕然。宋哲元接著站起來，遲鈍地說：『韓復榘不聽命令，罪有應得。委員長原諒他是個粗人，沒有知識，請從輕判他。』隨後宋又回過頭來，請大家站起來為韓求情。當時前邊的一些人都站了起來。蔣介石連聲『嗯嗯，好好』，隨即散會。」

孫桐萱說：「據說第二天（十二日）蔣繼續開會，不但提出韓的罪狀，還說如果有人作戰不力，向後一跑數百里，均應重辦。宋哲元當時眼看著于學忠，兩人均立起給韓求情，請蔣從寬處理。」

張宣武說：「所有參加開封會議的人十二日下午照常聽取蔣介石的第二次訓話。至於在這次講話中蔣介石又講了些什麼，由於我未參加，不知其詳，但後來也聽說蔣介石在這次講話中曾經當眾宣布韓復榘的四大罪狀，並云已經撤職查辦；同時還聽說宋哲元曾當眾向蔣介石為韓開脫講情。」

蔣介石扣押韓復榘後，又立即召見何思源。何回憶說：「蔣召見我，開口先問：『韓復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經費』，『韓復榘是怎樣賣鴉片菸的』等等一些有關韓復榘的罪狀。我說：『韓復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不賣鴉片。』」我又說：『委員長派我在山東已經十年了，事

沒做好，最好換個人。」蔣說：『沒有什麼，韓復榘不聽命令，他負責。以後山東還需要你留下。』」（註九）

據說，韓復榘被羈押在武昌平閱路三十號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的一座二層花園小樓裡，韓住二層，特務住一層，生活上對韓尚優待。特務頭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離開小樓，也不准與外界聯繫。（註一〇）亦有傳說，韓在武昌羈押期間「受到何應欽的優待，食以山珍，衣以輕裘」。（註一一）此說為一家之言，故妄聽之。

由於特務嚴密監守，封鎖消息，韓復榘從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開封被扣到二十四日武昌被殺，其間十三天時間究竟發生過哪些事情，外間全然不知，至今仍是個謎。

一九八〇年代，時任「民革」北京市委秘書長的王某告訴韓復榘次子韓子華，他在韓被羈押期間曾陪孫連仲去看望過韓一次。王當時擔任孫的秘書長，孫是韓在西北軍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看望的地點就在武昌韓被羈押的小樓，孫上二樓與韓單獨談話，王在樓下等候。半個小時後，孫告辭從樓上下來，韓走也下來送客。只見韓很輕鬆地對孫說：「仿魯（孫字），你放心吧，我頂多就是回家種地去唄，沒什麼了不起的。」王見韓軍裝很整潔，氣色也很好。至於韓、孫在樓上

（註九）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二十七頁。

（註一〇）喬家才：《戴笠和他的同志》，第二十三頁。

（註一一）王華岑：《馮玉祥與韓復榘過從瑣記》。

都說了些什麼，王當然不知道。

韓復榘在開封被扣之日，韓夫人高藝珍攜全家隨第三路軍家眷到達河南舞陽縣。高得到韓被扣消息之後沒幾天，時駐漯河的中央軍第二師師長鄭洞國突然乘汽車來舞陽，要求會見韓夫人。鄭見到高，先敬一個軍禮，然後彬彬有禮地說：「我是奉命來保護夫人的。」高請鄭進屋落坐，稍事寒暄後，即吩咐隨員把攜帶的箱子全部打開，請鄭檢查。鄭連忙起身阻攔說：「這是從何說起，我是奉命來保護夫人的，千萬不要聽信謠言，請趕快把箱子蓋起來吧。」態度十分誠懇。高於是將攜帶的二十多支大小槍支請鄭驗收。鄭考慮了一下，說：「這些槍你們留之無益，反而會招來災禍。夫人既然這樣說，我帶走就是了。」最後，高有提出兩項要求：一是想帶著孩子去漢口見韓一面；二是身邊的警衛連是正規軍，他們想重返抗日前線。請予放行。鄭沉吟良久方說：「請夫人諒解，我需回去請示，明天肯定給夫人答覆。」又說：「夫人還有什麼要求，請只管說，我一定照辦。」高說：「再沒什麼事了，感謝師長關心。」鄭臨行前又給高行一軍禮，即乘車而去。

翌日，果然一位參謀準時來見高藝珍，傳達鄭洞國的口信：第一，路上兵荒馬亂不安全，聽說韓主席令弟在西安，不妨請他代勞先去漢口，看看情況，夫人隨後再去不遲。第二，批准警衛連攜帶武器返回建制，並發給通行護照。明天即可開跋。

當時韓復榘次子韓子華十五歲，鄭洞國來到韓家時，他就站在身邊。一九八〇年代，鄭與韓

子華會面，還說起當年在河南舞陽的往事。韓對鄭說：「當時是『監視』還是『保護』我就說不清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鄭師長對我們家眷絕對是尊重和友好的。」（註一二）

事後，高藝珍請時在寧夏馬鴻逵處的韓復榘的二夫人紀甘青（紀與馬夫人是乾姊妹）在韓胞弟韓復彬陪同下先前往漢口。實際上，紀到漢口時，韓復榘已不在人世。紀在第三路軍駐漢辦事處工作人員及前西北軍袍澤協助下，為韓辦理了後事。高藝珍始終未被允許前往漢口。

韓復榘去世後，一日，韓在西北軍的老友、曾任濟南市長、時任馮治安兵團軍需總監的聞承烈親自押著一列軍用火車趕到漯河，再轉乘汽車來到舞陽，接韓夫人一行去後方的西安。高藝珍一見到風塵僕僕的聞，只叫了聲：「聞大哥……」便哽咽住了。聞扭過頭去，把手一擺，頓時熱淚長流。聞冒著日機的不斷轟炸，用火車把高藝珍一家護送到西安。（註一三）

馮玉祥與二十二師師長谷良民關係最近，開封事件後，派隨從馮紀法執軍委會護照到漯河接谷家眷到漢口，谷師軍醫處長姜維翰亦隨同前往。

（註一二）韓子華：〈與鄭洞國的一段奇緣〉，《團結報》，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

（註一三）姜維翰：《我對韓復榘之死的前後片段見聞》，第二十三頁。

戴笠（左）與軍統局特務總隊總隊長王兆槐（右）



河南綏靖區主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



蔣介石與軍統局第二處處長戴笠（右）

